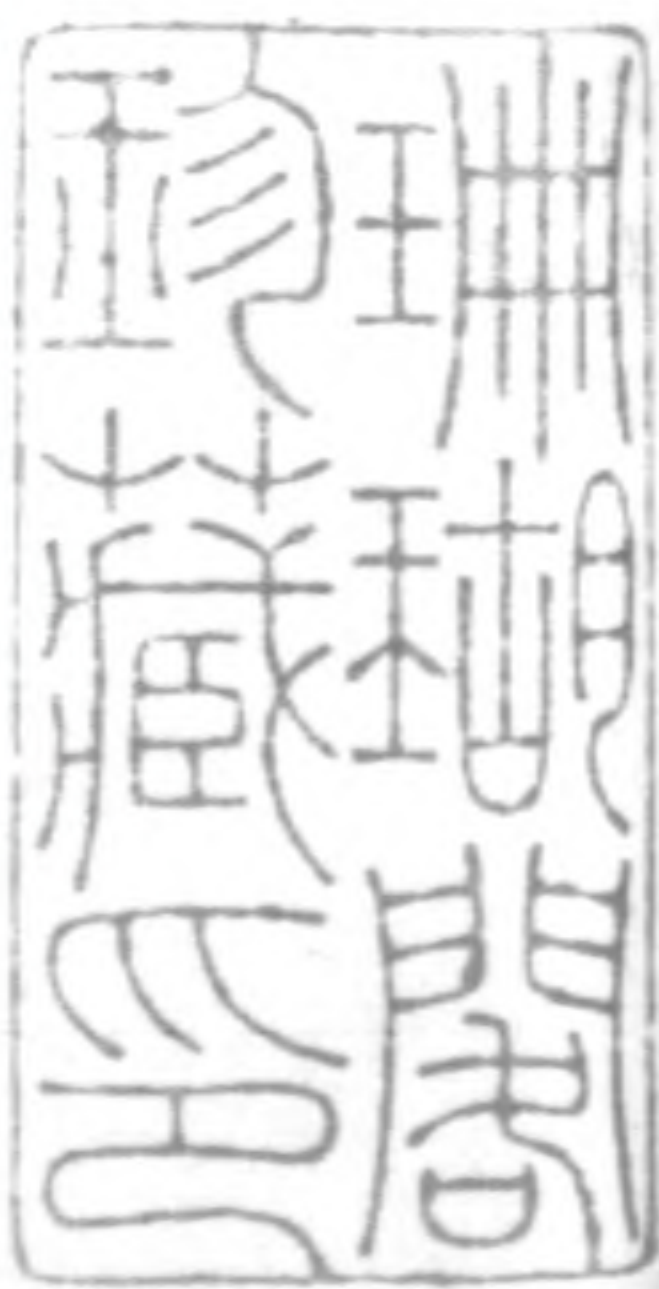


名家制義



題周萊峰稿



文以動而奇以靜而正動靜合而奇正參昔眉山父子兄弟遞相師友老泉尚矣長公次公廢一不可蓋亦有故長公之文多動次公之文多靜多動者其人亢爽而不能容物多靜者其人鎮定而不能矯時故長公之名過於弟次公之福踰於兄嘉靖季年文尚博大切實萊峰先生別立門戶汪洋瀟灑而不尚詭異震盪紆迴而不貴麗濃長公之動次公之靜兼而有之當是時分宜柄政方正幾沒貪墨成風而先生蕭然廉介不亢不阿既免於辱亦脫於難政績理學卓然可傳名似長公福似次公世言文宗眉山者必推萊峰萊峰有以似

之矣

禮之用和

全

周思兼

大賢論禮之所以行而及其所以不可行焉。蓋禮嚴則強，則濟之。以和禮和則蕩，則濟之以嚴而可以無惡於禮矣。且夫禮也者，先王所以立天下之大坊以為民紀也。嚴以定天下之分而不至于拘，和以通天下之情而不至於蕩。此固先王立坊之意，而坊之弊於天下久矣。常原其初而論之，則夫禮者出於天下之道而不容自己者。也是故可以約天下而非所以強天下，可以檢飭乎天下而非所以束縛乎天下。持之而非出於勉行之，而非出於矯動之，而非責之以太難謹之，而非苦之以不能繼。大哉禮之為用乎！其天下之至和者。

乎先王以是創之於前而盡善盡美有以極天下之制後世以是遵之于後而小事大事罔不蹈乎前王之規信乎天下之禮莫有貴於和者矣禮貴於天下宜無不行而又有不可行者非和之過也用和者之過也蓋徒知禮之不可無和而不知禮之不可無嚴徒知和之足以過天下之情而不知嚴之足以制天下之蕩於是溺其情之所安而至於犯其節恣其心之所趨而至于喪其守曰如是可為和矣則是遵先王之度而適以敗先王之度奉先王之紀而寔所以壞先王之紀此淫慝流湎之民先王之所深懼而尚可行也哉然後知和也者所以濟嚴之所不及而非所以蕩天下之情嚴也者所以濟和之所不能而非所以苦天下之志嚴之與和不可相勝而後世之君子有不能兼體者楊子之睢盱非所以為嚴子桑之衣冠非所以為和而禮之弊於天下至春秋而極焉吁安得守先王之嚴與和者而與之言禮也哉

全以古文法行之讀此乃知時文與古文不遠。一氣開闔不見其迹。艾千子

忽整忽散忽斷忽續忽逆忽順忽擒忽縱氣似粗疎而脉極精細其古在神不在貌也不善學者信筆直書徒見其鹵莽而已

子謂子賤

一節

周思兼

大賢之所藉以崇其德者諸君子之力居多也夫以子賤之賢而無諸君子之力則相之無人而何所持以成其德也子賤且然而況人乎聖人以此為訓而友之時義亦大矣今夫無資于人而德無不盛者上也不求資于人而無所成者下也自聖人而下自愚人而上鮮不資人以成其德而能因人之力以自成者亦天下之君子也吾于子賤而益知友道之不可廢也夫子賤其為德則已成矣其為業則已就矣吾觀其才之所敷智之所決仁愛之所發其著于及門之時者若是其博而通也君子人也吾又觀其才之所昭智之所察仁愛

之所布其見于治人之時者若是其廣而溥也。君子人也。人見其德之已成。以為子賤之所以自立其體業之已就。以為子賤之所以自適其用也。而不知德不能以自成。必有所以成之者。而後成。者子賤也。而所以成之者。魯之諸君子也。業不能以自就。必有所以就之者。而後就。者子賤也。而所以就之者。魯之諸君子也。蓋天下之君子。畢集于魯。而其可以為師。可以為友。可以相左右者。非一人也。故子賤之學。咸取之于魯。而其資之于師。資之于友。資之于左右者。亦非一人也。使魯而無君子也。則求之而無以開其端。探之而無以約其趨入之。而無所藉以為之的。履之而無所視以為之準。吾見其德之終于無成業之終于無就窮焉。而無所入而已矣。夫以子賤之賢。非諸君子之力。尚不能以自成。而况其賢之非子賤也。吾以是嘆友道之不可以已也。然以魯之多賢。自子賤之外。尚不多見。而况所居之非魯也。吾又以是而益嘆君子之不可以不自厲也。故子賤而非諸賢之力。終無以顯于世。而非子賤之賢。雖諸賢之力。亦莫之能何也。雖然。有君子而無子賤。固魯之庸人也。無君子而有子賤。要之亦魯之善人也。甚哉君子之不可以不自厲也。

淡語皆成筋脉。中間突出峯峯。須看其相形處。若俗筆為之。便一味純濃。不能于平疇廣野作峯峯勢矣。艾千子

夫子先贊于賤成德。因其成德推原到取友。非尚贊其取友也。子賤天資本高。又取友以自輔。乃成君子。非尚賴取友也。認題高命。意到文之踈古。又有目所共見者。

邦君之妻

一節

周思兼

聖人定天下之名分於諸侯之夫人。所以大為之防也。夫禮之所起。皆始于名分。而名之不正。未有不瀆其倫者。此夫人之稱。夫子之所甚嚴也。而天下之大禮。自此定矣。今夫禮也者。所以立天下之大防。而弗可踰者也。名也者。所以定天下之大分。而弗可瀆者也。故名分之炳于天下者。夫人能知之。夫人能言之。而當世之所未諱者。邦君之妻之稱也。夫邦君之妻一也。而或稱于夫人。或稱于邦人。或稱于異邦。或邦人異邦之相稱。其名不可以例論也。是故君之所稱。曰夫人。曷為而稱夫人。謂其可以理陰教也。謂其可以章婦順也。尊夫

人所以尊國家也。夫人之自稱，曰小童。曷為而稱小童？明其無知也。明其不敢與君齊也。卑其名所以尊其君也。邦人之稱，曰君夫人。曷為而繫君于夫人也？君也。夫人也。其尊同也。尊之不可以二也。稱諸異邦之稱，曰寡小君。曷為而稱寡小君也？為夫人謙言之也。為君謙言之也。為國家謙言之也。謙之者亦所以尊夫人也。異邦人之稱，曰君夫人。曷為而亦稱君夫人也？尊其夫人所以尊吾君之夫人也。尊異邦之君所以尊吾君也。此其協于天之道，通于地之義，合于天下所不容已之情，孚于天下所不可易之理。邦君不得而貶其名，夫人不得而崇其號。邦人不得而隆其稱，異邦不得而抑其爵。

天下之大，名分大綱常而非人之所能加損于其間也。是故邦君而不稱之與君齊也，則替夫人而不自抑也；則僭邦人而不尊之也，則慢稱諸異邦而不謙也；則誇異邦人而不尊之也，則辱天下之名分。自此而紊天下之大禮，自此而褻而相瀆之禍，將相尋于天下矣。

較文恪稍，從橫矣。然終不以後世議論，夫入開閤逆順，奇中乎法，清辣之氣，豁人心脾。

是故君子

有也

周思兼

君子以身先天下之教而不能外身以强天下之從其教也。盖以身教天下者。教行而天下服。以言教天下者。教行而天下畔。此固上下感應之常而非人之所能强也。今夫人君之所以御天下者。慎其善惡之趨而已矣。人君之所以動其機者。端于吾身之則而已矣。君子将以示天下之好。御天下之淫。不自天下始也。而全吾之好以建維皇之極。斂吾之惡以修徙義之功。凡善之所當有。而惡之所當無者。罔不盡其倡率之機矣。然後以吾之所有。責人之不能有。使之至于有。以吾之所無。責人之所不能無。使之至于無。則其所以勸天下者。

皆以身為之勸懲天下者皆以身為之懲而非強天下之人以懲勸于我也斯固君子身教之功所以稱恕于天下而天下之人固有不喻焉者矣使其不能有之于身無之于身以振其作則之機而徒求人。之。有。求。人。之。無。以。嚴。其。勸。懲。之。典。則。是。率。之。以。不。善。而。強。之。以。善。導。之。以。惡。而。禁。之。以。無。惡。吾。見。天。下。之。人。將。玩。之。而。不。從。畔。之。而。無。所。忌。憚。也。而。又。安。望。其。從。善。知。惡。以。奉。吾。之。紀。律。也。哉。此。固。勢。之。所。不。能。驅。理。之。所。不。能。強。而。今。古。以。來。所。未。有。者。信。乎。天。下。之。不。可。以。徒。知。治。也。而。後。世。之。君。嚴。于。治。民。而。寬。于。治。身。是。以。天。下。之。民。逃。于。其。法。之。嚴。而。縱。于。其。情。之。動。於。乎。先。王。之。治。所。以。不。復。見。而。獷。悍。之。俗。所。以。不。可。制。者。未。始。不。由。于。躬。修。之。不。臧。也。而。猶。罪。其。法。令。之。不。嚴。此。治。之。所。以。益。荒。而。民。之。所。以。終。于。弗。喻。也。哉。

置之歐蘓集中竟作一篇上好古文細心熟讀方見其妙艾千子無一句議論無一字辭藻隨題曲折自然成章只以二虛字作筋節首尾呼應靈緊天矯之勢擬于神龍○萊峰稿中粗豪者多精細者少吾錄其文必擇無弊者如禮之用禮之實等篇好用疊句重複雷同文理密察篇配合四字全不的確人性之善篇後幅純犯下節遊于聖人篇大公大法等語雜亂無序此皆東鄉固城之所深賞余盡刪之不使後生小子為前輩所愚也

道也者不

一節

周思兼

不可離者天下之道。不離道于靜者君子之功。蓋天下無可離之道。離之者謂之物。君子無離道之功。離之者謂之荒。是故主靜之功密。而君子可以入道矣。今夫道之在于天下甚大矣。自其未賦于人也。道属于天。自其既賦于人也。而道属于聖人。自其求至于聖也。而道始属于君子。君子之所以求至于道者何也。道也者。原于天之性也。具于人之性也。散于天下之物而流行于古今之時也。雖須臾之暫。有不可得而離者矣。使其可得而離之。則外于吾之性也。出于吾之心也。物可以不有而時可以不行也。外鑠之私。而非所以為道矣。夫

道不離于須臾而離道于須臾者不可入道是故事變之交于吾也
目得而睹之耳得而聞之而事物之未交于吾也目不得而睹之耳
不得而聞之能戒謹于睹之所及而不能戒謹于睹之所不及能恐
懼于聞之所及而不能恐懼于聞之所不及君子猶以為離之也惟
是戒謹之心不以睹而存不以不睹而不存恐懼之心不以聞而屬
不以不聞而不屬靜虛之地必嚴乎逐物之防而淵默之中每切夫
閑邪之戒庶乎未睹未聞之先皆道之所在而存養之功始不離于
須臾也已矣

看破題中節次信筆直書段落清楚而芟盡枝葉仍有迴環照應

之奇連絡頓折之巧理境中第一快事

在上位不

尤人

周思兼

君子無非分之求于天下。故無弗遂之憂于天下。夫有非分之求。而天下弗遂其願。此怨尤之私所自起者。君子無求于天下。而又何所怨于天下也哉。何以言之。今夫天下之人。惟弗勝其外慕之情也。故以己之位而驕天下。亦以己之位而附天下。此其處上下之間。莫能制其情而相怨相尤之風。所以不可戢也。已矣。君子居天下之高位。安于其為高也。而無所慕于下。故擴其公于下。而不以陵心加于下。君子居天下之卑位。安于其為卑也。而無所慕于上。故大其公于上。而不以援心加于上。夫其不以陵心加其下。而又不以援心加其上。

也。則君子之心亦惟求其所以正我之為上，正我之為下，以盡其自修之常，而無所求于下之事。我上之使我以徼于非望之福，此其安于分之所及，而無望于分之所不及，循乎己之所當求，而無覬于人之所不當求，將絕乎徼倖之心，而不勝其自得也。而又何所怨于人，以自累于天下也哉？故其樂天知命，而不以困窮之累怨乎天，安土敦仁，而不以抑鬱之思尤乎人者，斯固君子之常，而無求之心實使之也。使其有所求于天下，必有所拂于天下，有所拂于天下，必有所怨于天下，而怨天尤人之累，君子亦烏能以自免哉？

喬君求先生評此文云：行文如傾黃河之水而注之海，百川萬澮，吞吐蕩漾，靡不就其噴薄而脉理原自秩如，予謂水之隨物賦形，以其不自為形耳。作文者亦然，聖賢之言原有文理節奏，隨題節次，不立說，不斷制，則恣態自生，輕重低昂，自然中度，氣脉自然起伏，聯絡，昔人所以勝今人也。艾千子

竟是宋人一篇，不願乎外論，以題之節次，助我之波瀾，非以我就題也。于此知置身題外之妙。他人要重發正己二字，則勢便阻塞，此以流水對作頓折，自然首尾一氣。讀此等文，須得其大意，所存若以字句求之，鮮不流于朴率者。

文理密察

二句

聖人極天下之至明而天下之事不足辨矣。蓋天下之事不可以易別而惟天下之至明然後可以察其幾也。聖人備天下之智以斷天下之大事而語其不能別者是亦惑也已矣。今夫聖人之智何也。天之所以擴其聰而聖人所得于精明之氣以為性者也。聖人以為此吾性之智而無有所謂文也。理也密與察也。及自夫人而觀之則見聖人之智如其炳于外而弗晦也。而文生焉。見聖人之智如其其經緯于中而弗繁也。而理生焉。見聖人之智如其退藏于內而弗踈也。而密生焉。又見聖人之智如其明通融徹而弗眩也。而察生

焉。以是文而應天下之事也。則文之所昭。天下無弗精之義。以是理而斷天下之事也。則理之所通。天下無弗研之幾。以是密而制天下之事也。則密之所融。天下無弗通之故。以是察而決天下之事也。則察之所辨。天下無弗窮之神。何也。其晦也。繁也。踈而眩也。則吾心之明且不足。而况萬事之紛紜于吾前。又何以應之也。吾固于未感之先。而知其不能別也。聖人如是其文也。理也。密與察也。則雖精微之至。且猶通之。而况萬事之紛紜于吾前。又何難于應之也。吾又于未感之先。而知其不足辨也。盖有天下不可眩之明。然後天下無不可斷之事。有天下不可奪之識。然後天下無不可決之疑。未有聖人之

智瑩朴其中。而其剖決天下之務。或至于顛倒眩瞽者也。然天之生夫人者一也。其所以授人之智亦一也。而聖人得之以文。以理。以密。察衆人得之以眩。以繁。以踈。晦者何也。聖人以誠。之所發。天下之明生焉。衆人以偽。之所發。天下之暗生焉。故智也者。天之命者也。誠也者。復天之性者也。而文而理而密。察者。擴天之明者也。而眩而繁而踈。晦者。賊天之聰者也。於乎。此智愚之所以相遠。而天下之所以無全德也。

熟讀眉山文字。作文時。置身既高。眼明手快。自與逐段補綴者不同。然其源皆由于養氣。學者不可不知。艾千子

舉重若輕一破拘孿之習

國君進賢

慎與

周思兼

古之明王所以嚴於論官之始者夫亦為名分惜而已矣夫名分之所在所以定國家之大紀而立其防者也夫既從而尊親之又從而踰之此其所係豈小而可若是舉措耶今夫人材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大用也進退者人君所以鼓動天下之大權也故人材不進則大用荒而國家之事不集進退不審則大權乖而國家之紀不定人君惧夫事之弗集也是故不能不拔天下之才以責其輔相之宜又惧夫紀之弗定也是故不能不擇天下之賢以謹其用舍之術此其遲疑於心而不能以自決猶豫於內而不敢以遽定真有如欲罷

而○不○能○欲○已○而○不○得○者○矣○所○以○然○者○非○人○君○之○難○於○用○賢○也○亦○非○賢○材○之○不○足○於○用○也○蓋○知○斯○人○之○賢○而○進○之○是○尊○之○也○是○親○之○也○尊○親○之○位○既○自○我○而○定○之○也○其○或○斯○人○之○不○賢○而○復○退○之○是○使○卑○者○得○而○踰○之○也○疏○者○得○而○踰○之○也○尊○親○之○位○又○自○我○而○亂○之○也○夫○舉○一○國○之○賢○才○而○進○退○之○也○其○舉○措○之○間○固○已○有○傷○於○國○家○之○體○而○况○又○舉○所○進○之○賢○才○而○紛○更○之○也○則○其○舉○措○之○失○愈○有○累○於○體○統○之○常○此○君○子○所○以○不○得○已○而○後○尊○而○不○敢○以○遽○尊○不○得○已○而○後○親○而○不○敢○以○遽○親○誠○非○憂○其○人○之○不○足○以○尊○而○憂○其○終○之○至○于○可○踰○非○憂○其○人○之○不○足○以○親○而○憂○其○終○之○至○于○可○踰○故○也○此○古○之○明○君○所○以○羅○天○下○之○俊○又○矣○

奇偶方圓筆到成法疎而實密鬧而實靜

置之于朝廷之上而卒無有儉夫匪人以參乎其間者以此道而已

天時不如

一節

周思兼

大賢合兵家之三術而次第之。談兵莫辨于此矣。夫天時也。地利也。戰國之所恃以為雄也。而不知人和也者。帝王全勝之道也。恃此以臨天下。而天下無足平矣。今夫戰國之士。縱橫于天下。而兵家之談相持而未決也。故有見于天道而為之說者曰。吾得天時。吾可以制勝于天下矣。有見于地道而為之說者曰。吾得地利。吾可以制勝于天下矣。殊不知天時之所恃以為勝者。能行于天時之所及。而不能行于天時之所不及。地利之所恃以為勝者。能行于地利之所能。而不可行于地利之所不能。是皆非全勝之道也。是皆非兵家之要術。

也。所謂全勝而為兵家之要術者何道也。不恃乎天時。不恃乎地利。而能濟天時之所不及。助地利之所不能者。人和是也。人和也者。居天下之至柔。而天下之至剛者。不得而挫其鋒。守天下之至弱。而天下之至強者。不得而過其銳。故執天時之術。以馳騫于天下也。而或值乎地利焉。則得地者王矣。失地者亡矣。地利勝而天時之權窮矣。執地利之術。以馳騫于天下也。而或值乎人和焉。則得人者又興矣。失人者又崩矣。人和勝而地利之權復窮矣。是故民心之未和也。雖有天時。不可以必勝也。雖有地利。不可以常勝也。其或至于勝者。不過幸而已矣。民心之既和也。天時亦無所容其力也。地利亦無所用其威也。其師始無敵于天下矣。此民心之和。所以為全勝之道。為兵家之要術。而非天時地利之所得而例論也。吾求之古人而得一人焉。武王得周民之和。而以甲子興也。此天時之不足恃也。又求之于古人而得一人焉。左太行右孟津。極天下之險。而成湯得而放其君也。此地利之不足恃也。秦之何戰國猖狂之士。紛紜顛倒。而五行之論九地之說。莫得其當焉。是其為孟氏之罪人也。是其為湯武之罪人也。

開合平側。反正疾徐。皆合古法。文極清折。而中有無數兵書。

方里而井

二句

周思兼

計地與數得井田法焉。夫井而里也，畝而九百也。井田之法，此足以觀矣。且昔先王於地，天既闢之後，定為體國經野之模，于是相高下之異宜，度原隰之異勢，其創為井田以與百姓公其利者，法至詳也。今自其地而觀之，則井以方里矣。里之所至，井之所至也。自其產而分之，則畝以九百矣。一之非少，九之非多也。井者，養之義也。既取其象，復取其義，使民得耕鑿于其中，而互相井養，互相勸相，則其益弘矣。九者，數之成也。既有其形，遂有其數，使民得盡力于其間，而遞相流注，遞相灌輸，則其利溥矣。里為之基，井為之畫，基布相錯，一彼一

此矣。計九百畝之在域中也。不似九野之列于其上。即緣里得井。緣井得畝。地形如勢。一緯一經矣。計九百畝之在厥土也。不似九州之辨于其下。即有不足者。斯有爭于不足者。而井然乎哉。此畝一定。世可以相安。苟與凶年者。值無待稱貸而益也。有餘者。斯有乘于有餘者。而井然乎哉。此畝一設。老死不相往來。苟有豪強者。出不得兼井而爭也。吾因是而得先王散同為異之意焉。上下其井。南東其畝。所以分天下而不使之淆也。吾又因是而得先王合異為同之意焉。離為九百。合為一區。所以聯天下而不使之睽也。噫。此可以富安天下。而胡不為是凜凜也。

化無為有生。不窮少陵詩中所謂齊魯青未了也。韓求仲
逐字起義。短兵競接。萊峰集中極精細簡練文字。

禹疏九河

之江

周思兼

大禹治水之績。因其勢以利導之而已矣。夫洪水之不可制者。有所阻而不行也。大禹知其所阻。而水之性始得矣。禹其善識天下之大勢者哉。今夫洪水之為害於天下也。非惟水之猖獗。非人之所能禦。而亦下流之壅塞。有以逆其勢而激成之者。故夫遏其勢之所衝。以塞其患。而阻其流之所歸。以防其潰者。天下之不善治水者也。今夫九河之水。濟漯之水。汝漢之水。淮泗之水。皆衆水之匯。下流之藪。以起夫洪水之患者也。禹以為九河之未通者。可以因而疏之。濟漯之未達者。可以因而瀾之。汝漢之未泄者。可以因而決之。淮泗之未遂。

者可以因而排之。是故疏之以殺其流。淪之以分其支。決之以達其壅。排之以昌其勢。使百川之障。得其達於江海之會。而狂瀾之橫。咸得以順其朝宗之勢焉。則其咆哮潰亂之勢。庶可以少復其常。而懷山襄陵之患。可以無虞於天下矣。使其無以疏之。淪之。決之。排之。則夫九河濟漯之水。汝漢淮泗之水。已足以生患。而况水之歸於四水者。又不勝其多。而可以免其決裂潰散之害也哉。此禹之治水。所以因天下之勢。以導天下之水。不勞天下之力。而成永賴之大功者。舜之所以無為於天下也。而許行並耕之說。不幾於重誣天下也。即使許行之說。得行於天下。則必躬其疏淪決排之勞。為可以無負於天下。而禹之病亦甚矣。禹惟不躬其勞。猶不免胼胝之患。以至於八年之久。而况親其事而試之。則將日奔走於天下。而禹之一身。幾何不顛沛而死也。嗚呼。如許行之說。則將百禹而後可也。而許行之喪心甚矣哉。

順水之勢。便是勞心。故此題關要在疏淪決排。而此四字要講做勞心。不要講做勞力。不屑。稽核水經地理。只是看徹題肯便高一着耳。

禮之實節

是也

周思兼

大禮之實無他焉。約孝弟於大中而已矣。夫節行於孝弟而後有所簡文行於孝弟而後有所飾。皆所以約其情于大中者也。以此行禮而天下無過禮矣。何者。今夫禮之為用甚大也。煩縟之節。至于不可紀。而威儀度数之末。至於不可勝窮。斯固禮之所以顯設于天下。而極天下之至盛者。而不知是特禮之英華而已矣。求其實而言之。則至約而可以該其博。至簡而可以該其繁。有儀文器數之所不能盡。而三千三百之所不能窮者。而果何謂也哉。孝弟之道。人之發于情。而無所制者也。發于情而無以限之。則蕩而至于不可繼。是謂無節。

發于情而無以飾之則窒而至于不可行是之謂無文君子為之節以坊天下之過也而無窮之情始有以限其情使不得獨厚于其情為之文以進天下之不及也而未發之情始有以飾其情使不得獨薄于其情夫惟有以限其情則孝之弟之皆歸于大中之矩而君子不病于大難夫惟有以飾其情則孝之弟之皆定于不易之則而君子不病于大簡以此而定民志以此而辨上下以此而經綸天下之大經皆取其所以為節以峻天下之坊取其所以為文以綢繆天下之飾而已矣故禮也者所以廣天下之用而孝弟也者所以發斯禮之端禮也者所以成天下之文而孝弟也者所以立斯禮之質此其所以切乎人情精乎日用而為大禮之寔也後之君子舉馳騫于大禮之末而孝弟之道荒于天下矣夫孝弟之道荒徒取夫禮之末節以自炫于天下曰是可以為禮已乎是亦淺之乎其知禮也哉

不彫琢不粉飾朴々寔々踈々莽々中有至味難以言傳

人性之善

四句

周思兼

大賢合天下之性而必之以善。所以排時人之邪說者亦力矣。夫天下無不善之性。而謂性之有不善者。誣也。天下無不就下之水。而謂水之有不下者。亦誣也。孟軻即水以昌其辨。而告氏子亦少屈矣。今夫性何為者也。天以至正之氣授于人。而人以至正之理受于天者也。夫惟天以至正之氣授之也。故至精至明。而天無不善之命。夫惟人以至正之理受之也。故至純至粹。而人無不善之性。是故藹之而為仁。決之而為義。制之通之而為禮。智其德之涵于中。而不可變者。天下之性一也。猶夫水之性。滙而為川。流而為江。達而為河海。其勢

之趨于下而不可挽者。天下之水一也。何以知其然也。善者人之性也。雖欲強之使不善而不可得也。就下者水之性也。雖欲強之使不就下而亦不可得也。使人之性而有不善。或至于為殘忍。為無斷。為柔佞暗塞者。蕩而鑿焉者也。非性也。未有性而不善者也。使水之性而有不下。或至于為橫流。為逆行。為咆哮潰亂者。激而怒焉者也。非水也。未有水而不下者也。是故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惡者。性之原也。可與下而不可與上者。水之本也。趨于惡而畔于善者。性之賊也。行于上而弗順于下者。水之變也。子徒見己賊之性。而盡疑天下之性。徒見夫逆行之水。而盡疑天下之水。甚哉子之謬于知性也。甚哉

子之滯于觀水也。嗟夫。告子之論性。見水之派而不尋其原者也。茲固無足道也。荀卿何如儒也。而謂之惡。是併其源而罪之也。猶未也。楊子雲何如儒也。而謂之善。惡混。是析其源而二之也。猶未也。韓昌黎何如儒也。以立三品之論。是又合其東西上下之所就而兩存之也。不有程張之論性之為論。幾不明于天下。而人之為暴為棄者。吾又不知其何如也。奈之何復自蘇氏胡氏之論而亂之。而紛々之議無已也。

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讀萊峰此文當作如是觀。○橫流逆行等話。竟犯下節。是先輩踈處。却正是大家朴處。讀宋人經義當自

得之余于世廟文最愛稽川南周萊峰二公摘其大結可作一篇
古文讀此調今人絕響矣

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周思兼

見聖道之大而後失天下之浮言亦聖道之大其所見也夫天下之
浮言所以惑其聰者其所見者小也夫苟聖道之大足以大其所見
而因以其見天下之言雖有能言者亦寡矣今夫異端之士倡其
私說以害天下之正而當世之士復從而和之以成其亂真之教者
非異端之足以惑人也吾獨以為特未遊于聖人之門也夫聖人之
門斯道之太山也斯道之海也遊于聖人之門是陟太山之巔也是
望海若之瀾也吾誠見其宏網大用若是其廣而溥也吾誠見其委
曲精微若是其密而嚴也又見其仁其義其禮智若是其充周而不

窮也。又見其禮。其樂。其文章。若是其精明而不竭也。是其所聞之道。皆誠聖人之大法也。非異端之曲說也。是其所見之道。皆誠天下之大公也。非一人之私言也。夫既知其為聖人之大法也。則將日涉聖人之波。日啜聖人之流。孜孜焉。且不自暇也。而天下紛紜馳騁之論。吾烏得而知之。亦烏得而暇求之。夫既知其為天下之公言也。則雖闕聖人之堂。闕聖人之室。孜孜焉。且不自遑也。而天下浮蔓不根之言。吾何所取而知之。亦何所取而暇求之。蓋有見于天下之公是也。則天下之公非不得而亂其真。有見于天下之正道也。則天下之邪說不得而昌其辨。故異端之高丘垤之高也。見太山而天下無丘垤也。異端之深行潦之深也。見海若而天下無行潦也。彼以丘垤之高。行潦之深。自比于太山滄海。而不知耻者。固天下之妄庸人也。未見夫太山滄海而甘心丘垤行潦之高深以相倡和者。吾又不知其何如人也。故孟子之論所以決天下之迷途而示之太山。開天下之壅塞而示之以滄海。而天下之人。卒安于丘垤行潦之高深而莫之悟焉。然孔子之道與太山滄海並流峙于天下。而諸子之論變遷而無所定。此又孟軻氏之功也。

宋人經義。浩衍奇偉。然闕縫接筍處。頗多踈畧。其所以異于時文者。惟理朴而氣達耳。此文如宏綱大用一段。及大結數行表章聖

道廓清異端幾與原道本論相上下中間大法大公大法公言公
是公非正道邪說拉雜寫去不加檢點如魚龍瓦石變化奔流觀
者望洋而不得訊其渾濁讀大家文當于是求之

題陶樸菴稿



秦漢之文古而勁唐宋之文古而逸龍門之輕雋長沙之排宕文非
不逸也而勁在其中矣柳州之峭拔老泉之雄健文非不勁也而逸
在其中矣制義之興文體崇古理齋鹿門萊峰震川並稱古文然皆
近於唐宋簡而直典而核道鍊而峻潔得秦漢之神者其陶樸菴乎
夫文從經入必勁從史入必逸秦漢本六經唐宋本秦漢屢降而下
各有源流陶樸菴深於經術故肅穆之氣溢於行間學者第求樸菴
稿以求樸菴則失樸菴矣

或謂孔子

全

陶澤

聖人因時人之問而折之有以見為政之理焉夫政也者所以正人也正家即為政矣而何以位為哉此因固聖人之微詞而理亦寓乎其中矣且夫子未嘗忘天下也而當定公之初獨不仕焉故或人疑而謂之曰子奚不為政乎明體所以適用而從事失時吾之所大惑也學古所以入官而三月無君古之所當弔也是必有深意存焉而未之或知也夫或人之疑蓋不知量而後入而聖人之情亦難以見乎辭矣故惟據理以答之曰國以家為本政以正為義獨不觀書之所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則君陳其人也愛敬之心既有以

克乎至德。知親之則。又有以刑乎家人。父。子。則家有嚴君焉。而威如之吉。即綱紀之施。兄。弟。則家人足法焉。而有家之閑。即朝廷之政。國不異政。則政行于國家。不殊俗。則政行于家。其勢不同。其為理一也。何必移孝為忠。而后可以言政乎。位之所在。則賞罰行道之所在。則儀刑立其體。不同其為政一也。何必以敬事長。而後可以言政乎。故曰。奚其為。政。是則居其位而不能正其人焉。謂之不為政可也。不居其位而能正其人焉。謂之為政亦可也。何必皇。為哉。不仕是一意對。或人又一意上。意要含蓄。下意要直截。是謂得之。

子入太廟

全節

陶澤

聖人入太廟而問禮。因或人之譏而明其為禮焉。夫禮以敬為主也。聖人入廟而問禮。敬之至也。而豈不知禮者哉。且魯祖周公。故太廟為群廟之首。而魯秉周禮。故祀典極制作之全。夫子當筮仕之初。與駮奔之列。故入太廟而每事問焉。自鼎彝以至于俎豆。其器無不問也。自朝踐以至于加爵。其義無不問也。或人乃從而譏之曰。夫人也。是鄉人之子也。嬉獻有陳。常習禮于幼。適周有問。嘗聞禮于人。是魯之知禮者也。自今觀之。孰謂其知禮者哉。夫知則不問。者必其所未知者也。入太廟每事問。夫人知禮。孰不知禮。夫子聞之。遂言曰。是

所以為禮也。何則？周旋禘饗，禮之文也。恭儉莊敬，禮之本也。以為無益而弗問不敬，孰大焉？而問之詳者，所以廣敬也。則有司之事，雖不能盡知，而禮之本是在是矣。禮之數易陳也，禮之義難知也。以為易知而弗問，失禮孰甚焉？而問之詳者，所以明禮也。則祝史之事，雖不能盡知，而禮之情寔在是矣。故曰：是所以為禮也。是則或人之譏，以其問所不知者也。而夫子之問，乃問其所以知者也。聖人之情，豈庸人之所能測哉？抑禮也者，聖人之所作也，而猶待于問乎？蓋聖人之所知者，義理也。周官之制，雖嘗學之，而未有以考其寔，則入廟之時，正當詳問以驗其所學也。如宥坐之器，金人之銘，雖一器之微，而亦無于莢弘，以至學琴于師襄，皆謂之不知禮而可乎？

未嘗不致意焉。而况宗廟之禮乎？必如或人之言，則問官于郊，子訪題有必當用老儒硬板道理者，此類是也。視世人維禮之說，真覺雅俗天淵矣。此先輩所以勝今人也。一結尤有識。

艾千子

極平淺題，他人輕寫過，看他逐句逐字，寫出精義來，先輩寔有學問故爾。

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

陶澤

聖人儉於奉已而豐於享親也。夫飲食一也而奉已則宜儉享親則宜豐也。聖人豐儉各適其宜尚何間然之有哉。夫子贊禹德之盛及此蓋謂夫人私諸其身而致死其親故有厚于自奉而薄于享親者而禹豈其然乎。是故惟辟玉食固天子之常奉也。然寧以一人養天下無以天下奉一人而不敢致美于口食之求。惟王不會固三代之達禮也。然與其食浮于人寧人浮于食而不敢安享夫大烹之養儀狄之所造者非不美也。則從而惡之克儉于家猶土之舊也。九州之所貢者非不多也。吾從而節之慎乃儉德猶艱食之時也。飲食菲

矣。其于鬼神則又未嘗不致孝焉。禮有以豐為貴者。則犧牲粢盛。昭其豐焉。思其所嗜。而多品修芬芳之祀。禮有以潔為貴者。則齋戒滌濯。昭其潔焉。薦其時食。而精禋昭明德之馨。禘黃帝而郊。鯀既隆之。以王者之祭。而盡志盡物。又所以告利成也。則夫仁人享帝。孝子享親。無不曲盡其道矣。祖顓頊而宗舜。既重之。以七世之廟。而三重十倫。又所以盡祭義也。則夫天之所生地之所長。無不畢獻其誠矣。豈以食無珍饌。而併恡于鬼神之禮也哉。是則儉于奉己者。非矯也。庶飭不踰牲禮也。豐于享親者。非諂也。事死如事生禮也。禹之德其盛矣哉。

切禹發議精微古質而無浮重之態學力筆力兩絕

聽訟吾猶

知本

陶澤

觀聖人之論治道則治體可識矣夫為治在識體也聖人不貴聽訟而貴無訟則本末之先後豈不斷可識哉此傳大學之四章也蓋謂物有本末人已之謂也吾聞諸夫子云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夫物群必爭固資于聽斷之敏而大道既隱何以為止訟之端蓋訟之興也則無實之人為之也聖人者使之吐露情實無敢辯言以亂聽既服厥辜無敢挾詐以文奸是豈其明斷之才利用決獄而刺訊之法能窮民情哉誠以民不畏吾之明而畏吾之公不服吾之法而服吾之德我之明德既明則德威惟畏而咸若于訓不惟草面而

且草心也。遷善遠罪而成協于中。不惟不能欺而且不忍欺也。此訟端之所以息也。由是觀之則知君人者納民于軌物者也。刑期無刑固可以觀民風而作新之機實在于上。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不克終訟固可以驗民德而萬化之原實存乎我。若夫聲色之于以化民末也。識此者謂之識治。知此者謂之知本。明德本也。新民末也。民志之畏由于己德之明。則本末先後之間當知所擇矣。大抵德者出治之本。刑者輔治之具。二者固不可偏廢。然用刑非聖人意也。勢也。此聖人所以貴無訟也。是以西伯化行。虞芮歸田。延壽閉閣以相遜。果尚刑哉。及至后世不務明德而徒以勢力把持天下。抑末耳。本之

則無如之何

也。他人滌迴曲折以盡題情。一經老手直是不必間架老而筆力高也。

期之喪達

四句

陶澤

聖人之制喪禮尊親各得其道也。夫有尊也亦有親也。于此而使之各得其道。聖人之制喪禮其盡道哉。且夫喪也者。所以致死之道也。服也者。所以致生之道也。致死而不盡哀。非禮也。致生而不有節。亦非禮也。自夫周公所制喪服言之。人莫不有諸父兄弟也。諸父吾父所同出者也。弟兄吾身所同出者也。以其分則甚近。以其精則甚親。故制為期年之喪。以象歲。所以盡子弟之情也。然服曰。朞年服之輕者也。而義則有重于此者。士庶人大夫。臣也。卑也。得為者也。諸侯天子。君也。尊也。不得為者也。故但達于大夫。而諸侯則御以國君。

禮。天子則御以大君禮。而弗與行焉。是何也。親不敵貴。所以尊也。夫人莫不有父母。父生我者也。母鞠我者也。以言其分則至親。以言其德則罔極。是故制為三年之喪。以象閔。所以盡為子之誠也。然服曰三年。服之重者也。而恩莫有重于此者。士庶人大夫子也。非加益也。諸侯天子也。非加貶也。故必達于天子。而在國家則行于國家。在天下則行于天下。而罔或二焉。是何也。貴不敵親。所以親也。吁。親。則盡仁。尊。則盡義。周公之制喪也。有如是哉。道之費隱。從可知矣。

兩達字。必究其所以然。又看出聖人制禮八面周到。處文至此方

不愧精深典則四字

宗廟之禮

穆也

陶澤

聖人定位次之制所以別世次之倫也夫禮必有義也聖人制為宗廟之禮謂非以序昭穆也哉中庸十九章叙文武周公之制而推其義如此蓋謂禮所以通幽明之故也周人之為祭禮雖所以交神明獨非所以逮群下乎是故都官舉大禘之禮則必合群廟之主而俱升子孫屬神明之后則必合同姓之親而咸在有居北牖而面南者焉有居南牖而面北者焉仰廟貌而駿奔者吾不知其凡幾人也而世次必以其班秩乎儀文之不亂竭精禋以對越者吾不知其凡幾世也而尊卑各以其位濟乎禮度之不差聖人為是宗廟之禮

者夫豈彌文也哉。蓋所以序昭穆也。誠以昭穆之次也。各處于本廟。則以左右為昭穆。而宗祧皆全居與之尊。大亨于先王。則以南北為昭穆。而太祖獨居東向之位。非特所以治祖考也。而寔所以治子孫。非特所以儼鬼神也。而寔所以仁昭穆。以其面南也。故謂之昭。使昭與昭齒。而不混於穆。以其面北也。故謂之穆。使穆與穆齒。而不混于昭。幽以馭其神明。以馭其族。蓋雖百世之下。而譜系之有倫也。陰禮以教敬。陽禮以教親。蓋雖迭遷之後。而本支之有自也。故曰所以序昭穆也。是則以昭穆別世次。而不以昭穆分尊卑。固足以見制作之精微。又足以見神人之一理。非道之所在乎。

分講祖宗子孫合講祖宗子孫呼出所以二字結所以二字不獨見典制之詳亦見組織之密 艾千子

分講合講斷續錯綜非于子詳註幾迷眩不可識矣真秦漢文字也。○細評皆仍文定獨小講兩束比題之關鍵另為標出。此文古質朴茂不可以字句加圈故特勒其筋節處耳。

知遠之近

三句

陶澤

君子之學研其幾而已矣。夫幾者動之微也。君子極深而研幾可謂善事于心者矣。此下學之功也。蓋謂誠無為幾善惡也。有為己之心而可迷先幾乎。是故人已對而遠近分。固有致詳于天下國家而濶畧于一身者。不知動之所由。則近為之也。君子蓋具知之軌範。立于此。機括動于彼。其身之善則千里之外應焉。其身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焉。置身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故曰知遠之近。心迹判而內外分。固有致飭于言語動作而滅裂于一心者。不知風之所自。則心為之也。君子蓋真知之神明運于中。聲聞動于外。心正則百物皆通。

焉。心小則百物皆病焉。宅心不可不慎也。是身之本也。故曰知風之自。至若微顯並觀。則所處不同矣。固多有自肆于幽獨之地。而不知顯微無間者也。君子又能知其所以然也。迹未形而幾已動。人不知而已獨知。莫見乎隱焉。莫顯乎微焉。理欲交戰之幾。于是乎決矣。故曰知微之顯。夫遠由于近。則舉遠必自近始。風有所自。則治身必自心始。微而顯。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入德之幾。端在是矣。

三知字原非泛。乃下手用功極深。研幾以善事乎心。而遠近風自微顯之交。是非善敗邪正得失。有以自考而自正。此文當觀其極發。君子用功語。時文全未及此意也。艾千子

知遠之近。是齊治平在修身。知風之自。是修身在正心。知微之顯。是正心在誠意。三知字是格物致知。可與入德與則近道矣。一例從來無此確疏。

欲知舜與

間也

陶澤

大賢決聖愚之分而其幾為甚微焉夫天下之道二善與利而已矣
聖愚之分實決于此而人其可不謹哉孟子之意蓋謂夫人以小善
為無益而不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不去也孰知天下之事始于微
而成于著乎是故言天下之至聖者必期于舜也言天下之至惡者
必期于跖也或為上智或為下愚其相去亦遠矣而原其所以異亦
在乎毫末之間一為大聖一為大盜其類因以別矣而究其所以分
亦在乎幾微之際此無他利與善之間而已蓋善惡無兩立之理公
私嚴決擇之幾為一善事雖未至于舜也而積善足以成名所以為

舜之漸即此而在也。為一不善事。雖未至于蹠也。而積惡足以滅身。所以為蹠之漸即此而在也。克念則狂作聖焉。罔念則聖作狂焉。出乎此則入乎彼。蓋起于一念之微。而或相倍蓰而無筭矣。豈在于習熟之久哉。吉人為善。惟日不足焉。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焉。入者是則出者非。蓋發于心術之隱。而或相什伯千萬矣。豈在于事為之著哉。是則舜蹠之分。夫人之所易知也。善利之間。夫人之所難辨也。是豈可以不謹耶。

此警省危言也。有謂舜不由積而成者。非是大槩時文不宜舍常求異如此。題間字是矣。○鷄鳴而起為善者。舜之徒也。非便為舜也。為利者。蹠之徒也。非便是跖也。猶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然所以積為舜極為跖。亦自此分矣。故曰舜與跖之分。非舜之徒與跖之徒之分也。此文云。雖未至于舜。而所以為舜之漸。即此而在。即此而在。最得章旨。時文俱未及此。非不及也。厭此說之平耳。孰知平之為奇哉。艾千子

東鄉所評曲盡此題之意。亦曲盡此文之妙矣。清老明亮集中又是一格。

題海剛峰稿



往時於文室中見忠介公擬墨三首心嗜之以其違俗故墨選闕如也繼觀公集又得數藝文雖怪然自成一家矣忠介為人絕不識揣摩為何事故文亦然崛強不屈自適已意而止要其效法昔賢慷慨時事精誠不可沒也忠介成孝廉筮仕二十年復賜進士遇亦奇矣世儒見忠介文必狂走以其違俗夫文而違俗不過不過而止未若人之違俗可以得禍也然忠介又何嘗不過人自不肯學耳文且不肯學况學其人哉

富與貴是

全

海瑞

物交不失其定。君子之得養於素為之也。夫仁人心而萬應之所自也。君子素養為定。抑何物之有累哉。夫子揭之。蓋謂天下物有在物之道。人有在人之仁。吾嘗會是觀之。知應物之能。無隨於物者。不偶然矣。夫人有不欲富貴者乎。無惡於貧且賤者乎。乃君子特與人異。欲不必於富貴。有不處之者。惡不必於貧賤。有不去之者。信於義。命之真。不信於人心之妄。君子抑何以得此哉。得之此心之仁。苟使君子自失其仁。實喪而名浮矣。何以永君子之譽哉。然仁養之為盛。全於養。然後能全於仁。是養也。功在未事之先。功不分於有事之頃。仁

不息心亦不可息。夫豈一朝一夕曰作曰輟。襲為之也哉。觀之君子之素危微省克。事心之始事也。君子不一息廢於其始。尊奉優涵事心之終事也。君子不一息怠於其終。以此而終食時之近而有忽心無有也。以此而造次而顛沛時之危而有震心無有也。况其近不至於終食。况其變不至於造次於顛沛。境有變遷。仁無出入。我素為定。又何富貴貧賤一時事能引之而去也哉。夫人無會於本原。徒其身為外應事。無感乎理。欲交戰之為心。而卒趨富貴矣。然則君子反於動中求其仁歟。心性在人。無內外之判。君子於仁亦無動靜之分。去有妄復無妄。功始於動。驗成於靜。夫子以終食顛沛言仁。非遺靜也。

靜存動察。外與物應之謂動。即此動無失吾退藏於密之真。即之謂養之靜。夫亦豈曰空虚寂滅之中。而又自為一存之法耶。動而養靜之先事也。寂而存靜之後事也。一靜也。天地間動靜無始。君子之養如環無端。橫渠欲去外誘以為定。明道謂索照而反其鑑。學者不能體驗於物。我應感之時。徒探討於息緣斷念之際。吁。惑矣。

前幅挨題疏發法正而徑別。貌朴而理真。大結鍼矣。陸王又當與通書正蒙同尊俎豆矣。

先進於禮

全

海瑞

聖人述時人之論。謂已不同於所趨也。夫禮樂有初也。時論失之遠矣。夫子肯苟焉與之趨耶。其言曰。厥初聖王治天下。則有禮樂矣。禮樂何始乎。人心之自然為之。天下周旋於和敬之中。得其復反於性情之正。周監二代。不能無戾於古。然文勝之中。質有存焉。流至今日。人心禮樂。離而去之。道無是也。方且自以為得。曰。君子則然。武成初。日。曰。是則郊野之人而已。無聞知。不見文物之美。守區區。不能今日之為盛。習染之深。倡和之妄。吾茲有感於今日之世矣。如有用我。舉禮樂為天下用。人心世道。我將借周初。推古始。於庶幾禮樂之中。

求禮緣情立樂由心生情文之會優為之圖漸之使先後進之於禮樂併與其本亾之吾無與也記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弊夫子豈不欲大道之行中和成化身朝夕見之哉化行以漸之心為下不倍之義時也而亦莫非道也轉移消息之機綏來動和之妙夫子有成筭矣後世不知郁之文意有所指儀文制度一取武成之故為之夫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乃傳代三百十四王遂有先野人後君子反其祖始之說正以其維文之重天下見文不見質貽之為不善爾魯論之贊堯曰煥乎其有文章茅茨土階先虞而君者堯也必如是而後可以言文特非煥郁之文則同本之有無有出於二言之表而言之者乎知煥郁之文不可同知夫子從先進之說矣

夫子本從周初文却說到太古與江陵文勝救之以質同意其轉折起伏生硬古拙絕不涉時文一毫熟徑即在宋人經義中亦不易觀也忠介以孝廉起家此為辛未擬墨欽賜進士然則世人論慶歷文必曰圓美潤澤何歟

子貢問政

全章

海瑞

聖人之政舉其周不能周則存其大也夫足兵食以成其信政無不周矣至去食惟存其大聖人之道可以常可以變矣如有用我執此以往夫子意也子貢問政有感答之曰惟天降衷人得之以成其生曰信彛倫日用之常信行焉國家理亂所由係也子知為政之道乎正此而已外此井里足其食井里之政寓軍令足其兵無非為信道計也上有保愛之勤下有固結之應君子為政兵食信缺一不可矣夫子言政不言時道與世移子貢疑焉曰去于斯三何先夫子答之曰時則有難矣通在君子因吾食信之退守其可別為之計一道

也。食與信則不可去。過此以往，未之言也。子貢又曰：天下之至不可盡者，時也。萬一兵食之存于先者，今又不可得也。如之何通之？夫子曰：去食，去食必入于死，非計無從出而死之也。人有生之氣，有生之理，氣無不死，信不待生，得已兵食生存其氣，不得已去兵食，死存其理。外此而染國負君，生不如死。君子愛民之政，無取于是也。處常以兵食存信，處變去兵食，不失信于民，無往不為，信道計道之變而未嘗不常，蓋如此。孟子謂浩然之氣，塞于天地之間，正此有生之信，直養無害，合而助之也。無食存信，死一時之身而不能死其千萬年之氣，死一國生天下，死一人，生千萬人，後世不知此義，愛一身一人一國之死，亂臣賊子接踵于世，亂亡相尋，無惑也。張巡許遠至今聞者，莫不興起，得全江淮以濟中興，可以死視之乎？朝聞道夕死可矣。聖賢原論道理，不論死生，卒之得道而死，之未始不為生也。後世謂死義可以責君子，不可以望民庶，暗于夫子信民之義，害道而禍人國矣。

兵食皆以為信，兵從食出，只此已分輕重，講末二句，理勢兼到，不迂不雜，義足千古。

生財有大

足矣

海瑞

聖王之治利天下國之利裕如矣夫利天下言民也利國之道於利民得之言利者可以外求為哉傳大學者之意蓋謂君子以一人治平天下有天下必有為天下用之不可以已也有天下而諱言利不可能也必先有以生其財於先然後得其財而用之於後力財在民酌量在君生之有大道焉聖王之治遍天下而井里之矣於以爵祿夫天下也於井里之中為養焉官不必備其為養則寡井里之政又嘗遍天下而程督之矣於以應天下之務也於疾作之農取給焉量入為出其取給則緩損益盈縮權誠懸焉凡以為天下之人利之

而已。然天下無不耕之人。則天下皆十一之稅。寡食舒用行乎其間。以十一入者。况又未嘗以十一出者乎。以此利民。道盡天下。亦以此利君。道盡國家。歲入用三。通三十年存十。極之雖意外之災。頻仍之患。百千萬年。我取其陳。濟於是矣。天下無疆。惟休。國家因民之休也。無疆。惟用。此之謂天地自然之利。有道之長。無越於此。舍此言利。天下有利。而能無出於民者乎。竭其源而欲流之長焉。拙於謀利者也。足民之外。更無理財之方。國治而天下平。不易之道也。收有土有財之功。免亡身殖貨之禍。聖賢不計利害。義理之周自得於利害之盡。後世田不井。授事有借口。民自為生為疾。君相一無與矣。乃縱欲不恤其民。錙銖繭絲。則出於上。明於大學之道。誠意正心。所自來也。曾有之乎。國之不亾。幸也。日甚一日。見天下奉一人。不一日見一人。養天下。吁。天下何取於矇於大學之道。曰君曰相也哉。

從藏富於民立論葵陽後二比有之不若此文全篇皆硬砍實鑿

樂天者保天下

海瑞

無所為而為其容德乃大矣夫仁之為大何為而為之也哉謂天下有遺於其心之外吾無信也孟子言之蓋謂天下有純乎無以議為未可曰盡道其間者以小事大有之矣曾何禮法之可守仁者為之道不安於尊卑大小之常機自融於至誠惻怛之際吾固曰樂天之心也。然是樂天也。滿腔子惻隱矣。恢乎天地之為大也。太和元氣流於四時物何所不包。人何所不化。雖中天下定四海未身親之天下之人精神心術會於是矣。今日存神之功他日過化之蹟曰小補之也哉。樂天言仁者之心也。保天下言仁者之量也。然湯卒有葛伯

之師。文王卒有昆夷之役。疇昔之樂何在。交鄰有道。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轉之於恤矣。天者理而已矣。其大無外。春秋生肅。無非教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君子不可以執一論。不似時文。亦不似古文。不似講說。亦不似語錄。唐人經義。庶幾近之。

有安社稷

三節

海瑞

人臣品類。賢者大槩有三焉。夫輔君治而達之天下。則臣而已。三人賢矣。各一道也。大人斯其準乎。孟子之意。蓋謂君子之仕于天下也。必有用於天下。然人品不同。事功由異。不可強也。予嘗以是覽今古。觀天下事。君人不足言矣。有安社稷臣者。仕不為身家謀。心在王室。出不為利祿計。志在立功業。自先君迄今日。天地與立焉。而其心惟于是矣。事專報主。勲在一人所及有限也。等而上之。有天民焉。均是人也。以天民稱。天以萬物一體之理付之。我以萬物一體之理自負。君舉天下為吾所欲為。我舉天下答滿吾所賦予。氣志既從。覆天下

矣。一官一秩。于人心必有所濟。所濟幾何耶。彼無願于是也。取必于人。焉得人。濟之。大人有大焉。人以大名。天下一人而已。渾融天理。無私不足言也。盡道其間。聖人立人極矣。英華神采。動之乎氣機。功化威靈。自修于廊廟。君無非心。民有恥格。餘事也已。為天下用。不以天下為天下期。有臣如是。極于是矣。悅在社稷。知有人君。達行天下。知有天下。大人無是也。至誠之德。洽人心。文明之化。光天下。回視二人。可得而同之也哉。有仕于此。取法于此。舍大人無可為矣。孟子抗禮王侯。平治自任。天民其人也。物正之說。無乃學聖未至。無寧一節自居耶。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孟子意也。雖然。身家在念。名利薰心。即世俗論富貴利遠。窠穴焉。而人域于其中矣。身在窠穴。則心不在國。家頭出頭沒存焉者。寡舉明主于三代。堯舜君堯舜民。尚可言哉。初之不審。無一即可安社稷。且無望焉。愚于是有感。

二等人各還身分。然皆一直寫去。無摹擬牽對之習。此忠介極正當文字。而氣岍仍爾稜嶒。

